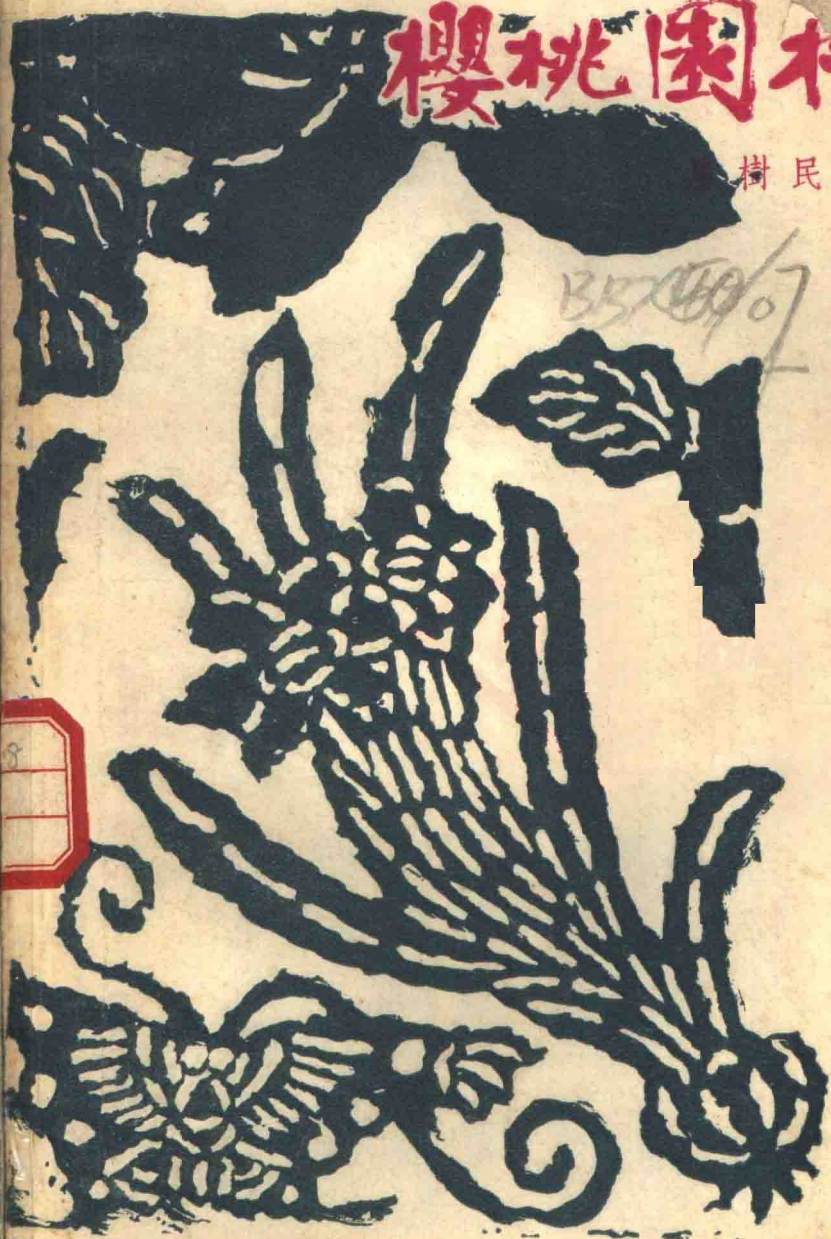


櫻桃園

樹民著

B5740/7



櫻 桃 園 村

房 樹 民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以新農村为題材的短篇小說集。

“清晨”歌頌了一群年青有为的拓荒者。他們朝气蓬勃，热爱生活，克服一切困难，献身于祖國垦荒事業。

“張二爺和縣長的故事”，寫一个大躍進中涌现出的充滿干劲的老人，并通过他——歷史的見證者，述說出新旧兩個社会的不同。

“漁婆”、“櫻桃園村”、“六月”和“動變”四篇，都是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上揭露并批判資本主义和小私有者的丑惡、落后心理。歌頌集体主义思想，并歌頌一群新人物。这里顯示出，旧的东西被势不可挡的新生活激流所冲破，共產主义思想和新的道德品質、社会風尚在勝利成長。“櫻桃園村”和“動變”都是热情的反映社会主义大躍進以來，農村中所發生的極其重大的变化的。

櫻 桃 園 村

房 樹 民 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094号

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323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字數 94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-22,000 定價(八) 0.42元

目 次

漁婆.....	1
清晨.....	10
櫻桃園村.....	23
張二爺和縣長的故事.....	45
六月.....	61
劫變(續“六月”).....	106
后記.....	155

漁 婆

一 引 子

到了秋分節，运河平原上已經有些冷意了。清晨，小喜渡過运河，來到了小豆村。東坡上有個籬笆院，晚秋的扁豆爬滿了籬笆，和寒霜鬥爭着，在上面開了一串串的小紫花。小喜把臉靠在涼涼的籬笆上，頑皮地笑了一下，就裹着嘴唇，像是黃鸝一樣地，打了長長的一聲口哨。

立刻，一個十七八歲的漂亮的姑娘跑出門了，她停住了嘴里的咀嚼，用眼睛留神地向四處掃。又一聲幽美的口哨。這一次，她往籬笆外面來了。

“紅姑……”小喜笑着叫。

“小喜，”紅姑激動地臉紅了，她變得更加美麗起來。她抓住小喜的硬硬的大手說：“來啊，跟我爹媽一塊吃點飯去！”

“我不！我不！”小喜把紅姑緊緊地拉近自己。不知怎的，他為什麼來的呢，一時也忘記說了。

“大早兒，你干什么來了！”到底還是紅姑直爽地問，“你是想我了？”

“誰知道……”小喜笑了一陣，開始說話了，“听說了，你們村在河灘上有不少生荒地要開。五月里你們村幫助我們村修堤，欠下你們一筆債，現在完秋了，我們村要撥出二十個人幫你們開荒。明天早晨就來，你們準備一下吧！”

“可是，你要明白！”紅姑嚴正地糾正說，“那是兄弟姊妹村的友誼，不是什麼欠債還債！”

“喝！你不是跟我急了麼？”小喜也不笑了，“我那是打个比方，你就急了？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紅姑銀鈴一樣地笑了。偶然她看見迎面走來了一個五十歲的棒漢子，就朝漢子叫道：

“大魁叔，您干嘛去呀？”

“紅姑娘！你昨晚跟我講的一席話我想通了。我不應該光顧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幾個小錢兒！我應該去開荒。”大魁像是大力士一樣挺挺地走着說，“我去告訴漁婆，今天不跟她打魚去了！”

紅姑由心底里發出一陣快樂的笑聲。

“說的是當咱倆‘介紹人’的那個漁婆嗎？”小喜笑着問。

“是她。她可頑固了。那些打魚的都叫我說服了，我還沒能說服她。可是現在你看，只剩她一個人守着她的漁船了。”紅姑拉住小喜的手說，“來啊，你尝尝我家的烙餅來吧！我爹媽都挺想見你！”

“我不！明天早晨荒地上見！”

“小喜，代我們感謝你們村！”

“兄弟姊妹村的友誼麼！”

一声悠長的口哨响，在村外的樹林里消失了。

太陽升起來……

二 漁 婆

太陽升起來了，漁婆正在煎小黃魚。

要是漁婆正在煎黃魚的時候，你頂好別去；除非她用得着你，她會趕着送給你吃。

漁販子麻五來了。

原來漁婆專門有這把手藝：她煎的黃魚又酥又香又脆，竟是沒有人能比。您看，漁販子的鼻子也真管事，他差不多忘了招呼一聲，照直就奔着香味來了。這是一個不受人歡迎的人物。漁婆看見了他，忙用身子把爐火上的油鍋一擋，轉着有點驚慌的眼睛，道：

“麻五先生！您怎麼不叫一聲就進來！您哪！您明天來吧！今天沒魚！”

麻五眼睛盯住煎黃魚，咽着口水笑道：

“二娘！怎麼這兩天老不去打魚呢？急的我悶的慌！”說着就拿起筷子揀了一條小魚來，放進自家嘴里。

“這個該死的！”漁婆想，“我要不是有事，我哪里捨得煎魚？今兒，我好不容易煎了這麼幾條小魚，就碰見了這麼一個饞鬼！你看，用不了一袋煙的工夫，會都揀到他的嘴里去的！”漁婆氣憤地想，却客气地催着說：

“去吧！麻五先生！明天清早到河邊去等，明天保有您一挑魚了！我今天就捎信到外村去找漁伙計！媽的村里是找

不着了！这个紅姑忘了我的恩情啦！跟我干上了！人家五鄰四村誰也不開荒地，偏在咱这小豆村，她要發起在河套上開荒！年年一到秋分，社里的活兒一完，都有几个人跟我打魚，今年就不行了！社里開荒要緊，我打魚不要緊！我的五个漁伙計就剩下了一個大魁，倒有四个都叫她給動員了去開荒地，可嘆我对紅姑娘的一片好心……”她冷然發現麻五已經不害臊地吃去了她的三条煎魚，就忙地止住了她的嘮叨。

“二娘！您不是紅姑娘的媒婆么？”麻五的眼睛像是猫眼一样不离开小魚，舍不得走。

“呀！呸您！呸！”漁婆生气了。不知是因为黃魚，还是因为“媒婆”二字犯忌，总之她是生气了。“誰是媒婆！麻五先生，您快走您的吧！明天到河边上來挑您的魚就是！哼！說我媒婆……”

麻五怕鬧翻了明天的買賣，抹抹油嘴趕緊出來了。漁婆發了脾气，麻五不以為是因为自己一条又一条地吃了她的小魚，只怪自己多嘴說出了“媒婆”二字。

是的，你可以說她是漁婆，說她是媒婆却不可以。

有这样一件事。老早了……

她听說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紅姑跟河東的小喜愛上了，她的心里就咯噔一沉，想道：“淨顧打我的魚，我怎么忘了紅姑是个干部？年青人都不好張嘴說那句難說的話兒，我是知道的。我要是早為他們張羅張羅，他們总也不会忘了我的恩情吧？可是，你看，媽的我淨顧打我的魚，我多糊塗呀，高低还是人家自个兒搞上了。”她像是咽了一根十冬臘

月的冰棍似的，後悔又不舒服。可是她的運氣多順呢！沒隔幾天，她正帶着幾個伙計計劃着木船在運河上打魚，就望見岸上站着一男一女。她疾忙就把船兒擺擺了岸。四十的人了，仍不見老，臉兒一笑還像八月的紅棗似的：

“我當是誰？原來是俺村紅兒和你喜兒！小喜，几里地的街坊，不是外人哪！你們是不是要過河？快上來，快上來，”

他們就上了船。漁婆仍笑道：

“小喜你常到小豆村來玩，其實二娘早就給你們兩個想到了，這也不是誇嘴兒。這定是玉皇娘娘顯了聖了，依着二娘的意思給你們捏合到了一塊兒。想想是不是？”

一對青年笑了笑。

“沒個‘介紹人’吧？都不外道，讓我二娘就当這個‘介紹人’吧！”

“我看他們兩個倒缺個媒婆，二娘干脆就当這媒婆吧！”一個漁伙計哈哈大笑插嘴說。

“呸你！你這舊社會！”漁婆生氣地糾正說，“舊腦筋的人怎麼好啊！告訴你！新社會是‘介紹人’！”

“啊哈！‘介紹人’！‘介紹人’！”漁伙計們嘩嘩大笑起來。

一對青年看了看，也忍不住笑了。漁婆自己滿意地笑。於是漁婆就算是“介紹人”了。

她哪里瞧得起一般的媒婆呢！她說，“媒婆貪圖人家財禮，媒婆算個什麼東西呀！那是舊社會；新社會是‘介紹人’！”

從此，人們果然就以為她真的是紅姑和小喜的“介紹

人”了。有人說她很幸福，是那樣一對好青年的介紹人呢！

“是啊，您記住，坏人坏事二娘压根兒也不能管的！”她向人們誇耀說。

“二娘！”这时外面有人叫了。

漁婆忙把她的煎魚藏起來，一看是大魁，笑道：“大魁！來，你这老鬍子八叉的哪兒去吃这样的煎魚！給你拿几条煎黃魚去！”

大魁金剛似的站在柴門上皺皺眉說：“二娘我不去打魚了！‘打魚摸蝦耽誤庄稼’，我有正經營生呢。我吃完飯跟咱社員到河套去開荒！”

漁婆把那几条煎黃魚忙又放在原來的盤子里。这时她連喘氣都發短了。“好哇，这倒干淨！”她气得發抖，“我知道这又是紅姑！这紅姑連我最后的一个漁伙計也動員去了！好！你們就都動員起來吧！只要有‘動員’二字，二娘就不服‘動員’！社里开会批評也擋不了打我自己的魚，掙我自己的錢！哼，媽的起早我为什么偏愛当这个介紹人？我真多事！这个紅姑把我当个秋后的扇子扔在一边啦……”她發狠地想着，却忽然臉上放起光來：“哦，有了！小喜那孩兒見我总是笑嘻嘻的，可不像你紅姑这么快就忘了我的恩情！他們求我当介紹人，我就不能求他？……”她心里生了一計，就揀了几条小黃魚，去找广爺了。

她很兴奋。广爺也兴奋，——他好久沒吃过漁婆的煎魚了。

“您快給我寫信吧！立刻就得發走！”漁婆着急地看着广爺下巴一端一端地嚼着煎魚，催道。

“是的，然而，挺酥！……”广爺鬍子动彈着，仍旧香甜地嚼着煎魚。

“我煎的我还不知道酥！您快給我寫信！”她生气了。

“是的，然而，您寫什么文章？”广爺扶了一下鼻子上的黑圈眼鏡。

“您淨顧吃您的煎魚了！剛才我嚼了半天舌头，都跟您說什麼來？您一定是就着香煎魚吃了！我說，是求您替我編几句客气話兒，叫小喜明天清早就給我找四五个漁伙來，打魚，您寫……”

“是的，然而，大家都在烈火通天地開荒，为了來年全村增產，可您，然而，是的，然而……”

“我不懂您的‘油兒’‘鹽兒’！您这广爺能氣死我！您哪！照我的話寫——小喜！……呵，底下就是几句客气話啦：‘万福金安’什么的！再就表表我二娘的恩情，嗨！得多寫几句！啊，您千万別忘寫上就在明天，清早兒就叫他帶四五个人來，按股分紅……”

“是的，然而，我听糊塗了，您的話不成文章。”

广爺皺了皺眉，花了三刻鐘，最后寫完了。他把信念了一遍。

“嗨呀！”漁婆叫起來，“您这滿篇的‘之之也也’的我不懂！是照我的意思寫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然而……”

漁婆早就舍開廣爺走了。不知她又費去了幾條煎魚，總之，那封信是求一個孩子送的，信當天給送去了。結果怎樣呢，——誰也不知道。

三 尾 聲

第二天的早晨，是個金光四射的早晨，野雁從運河灘的深草窠里鑽出頭來，迎着紅霞光，直向東南飛去了。

漁婆孤零零地站在河邊上，兩只眼睛只顧向對岸望去。村里有大群的人馬車輛向荒地上進發了，她忙把身子隱在草窠里，心不住地跳，今天她格外感到孤單和慚愧。

對岸有一群人走近了。漁婆鼓起希望，興奮地跳起來，用手捂在嘴邊喊道：

“小喜！小喜！是你們來了嗎？”

像是黃鸝在叫，傳來了一聲長長的口哨，接着，借着河里的水音，小喜清脆的喊聲傳了過來：

“是呵！你是誰？有船嗎？”

“不錯！別人不會打這好聽的口哨！是小喜！是漁伙計來了！”漁婆想，高興地跳到木船上，三擺二擺就擺到了對岸。

一群青壯年上了船。

“唉呀！二十人！”漁婆又驚又喜地對小喜說，“這個廣爺把我氣死了！我就知道他‘之之也也’的在信里寫了什麼鬼話！我叫他寫上你們來四五個人就行，你們來了二十！這也不是打冰夾魚的時候，你們還帶鎬頭！他把我氣昏了！”

小喜說：“二娘，靜靜！我們是幫小豆村開荒的！”

漁婆驚訝道：“什麼，什麼！小喜你原來沒接着我的信嗎？”

小喜笑道：“信……”

一個青年搶笑道：“那是一封什麼信哪！‘之之也也’的我們也是難懂！”

一個俏皮的青年伸伸舌頭說：“你們沒拜過聖人還懂？我看懂了！信上不是說，今天清早，人家小豆村，有二娘用船來接咱們嗎？”

青壯年中爆發出嘩嘩的大笑聲。啊天！有這樣的怪事情！漁婆的臉慚愧地紅燒起來。青年們自己把船擺了過去。

“二娘！二娘！我早就在這兒等着了呀！”漁販子麻五在岸上叫道。

漁婆尖厲着聲音喊：“您這麻五先生！您看不見我們小豆村人人都在烈火通天地忙着開荒么！誰有工夫打魚摸蝦！麻五先生，走您的！沒魚！”

二十個青壯年下了船，向運河灘的荒地上走去。好一個運河灘上陽光燦爛的早晨！野草萋萋的荒地活起來了！那里响着年青人雄壯的歌聲。

1956年8月

清 晨

第二天清晨，天剛剛露点亮，龐恭主席就騎着一匹高大的紅騾馬，從一隊往二隊來了。草原上飄着一層漫漫的霧氣，他不斷地咳嗽，又矮又胖的身子在馬上顫抖着；他的本來就很赤紅的臉，越發紅起來了。走到河岸的風磨之側，紅騾馬的頭伸到河里去，嘶嘶地吸着水。龐恭在馬上，看見小雪花在池潭邊上釣魚呢，就用腿踢了踢馬的肚子，向她走來了。他想到，她怎麼會那樣聚精會神哪，把整個小心靈都放在魚漂上啦。他怕驚動她，先用低沉的嗓子咳嗽了兩聲。他的心裏浮上了火辣辣的激動。他很自然地想起來，他從舊市調到蘿北墾荒隊來的時候，在舊市委員會的大廳里，是他點的名。

“立正！”他還像是從前在隊伍里那樣，尖着嗓子喊着。報名參加墾荒隊的一百五十三名隊員都站好了。

“向右看齊！”

——唰唰唰，唰唰唰，……大家都站齊了。

這筆齊的隊伍，這兩排熱情的青年男女的臉哪！龐恭忽然感到，只是自己的年歲大了，他已經三十二歲了。他激動地用眼睛掃視着整個的隊伍，只有隊尾上，有幾個少年樣子

的。但是，如果不是这个小姑娘，睜圓了那兩只害怕的眼睛看着他，那末，这个小姑娘，也許并不会引起他那么大的注意。他用肘子使勁碰了一下团市委書記沈前，然后走到小姑娘的旁边；小姑娘先是睜圓了探索的眼睛望着他，后来却扭过臉去了。龐恭皺着眉看了她半天，問道：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小雪花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鑽到隊伍里來的呀！我点名，怎么沒点过你？”龐恭問她；头上出着汗，又用眼睛逼視着沈前。

“傅瓊惠就是她。”沈前难为情地，也把眼光集中到小雪花的身上了。淡薄的笑影，从他的臉上掠过去。

“几歲啦？”

“十五。”她揉揉有些腫了的眼睛。顯然，剛才已經有過几个人瞧不起她，讓她流過不少眼淚了。

沈前靠着龐恭的肩膀小声說了几句，他才沒有繼續为难这个小姑娘。后来他知道，这个倔强的小姑娘，高小畢業了，要到遙远的蘿北垦荒的决心，竟是她的父母也难以阻止。

小雪花，是因为長得非常的白，还是在学校里，同学们就送給了她这个美丽的綽号。如今在荒地上生活一年多了，这个小姑娘，已經換上了一層油亮的紅色的皮膚。她在菜園里干活，嘴里总是低声唱着歌。你小夜鶯，你小鵲鵲鳥往那兒比，誰不更愛听我們小雪花的歌声呵！她的声音像銅的

一样，不，銅怎么能比！簡直就像从丘崗上滾滾流下來的“淙淙”响着的泉水一样了，又圓柔，又清脆。

春天哪！春天的龐大的生命力最先在草原的河岸上表現出來了。蒲草透綠了，清晨，小雪花穿着粉色小襖，站在池潭旁边釣魚，恰像一個天上降下來的小天使。

龐恭走到了她的旁边，从高大的驃馬身上爬下來了。他的心里很激動，也不知為什麼，流露了憐憫。

“小雪花，你早啊！”

小雪花咬着嘴唇，笑着，紅紅的兩頰上，是多么美麗的深深的兩個酒窩呀！她笑道：

“哟，主席，得了吧，咱這是荒地，是鄉下，還學城里人的樣子呢：‘你早啊！’我可不是早嗎？那我也能問你一句：‘主席，你早嗎？’”

龐恭拍着小雪花的背，笑得嘴唇直哆嗦：

“是呀，我的隊員，小雪花斯卡姬，我早，我早！”

“噫！這不是到了蘇聯集體農莊了么！”

說完，兩個人笑起來。小雪花的聲音像是銅，不，完全像是“淙淙”流着的清澈的泉水一樣了；龐恭主席呢，那開朗的笑聲，因為早晨的空曠的寂靜，由丘崗上傳來了回聲。

“呀，淨顧笑啦，人家還釣不釣魚啊！”小雪花認真地皺着眉頭說。

“小雪花，我沒有打攪你呀。可是你能告訴我，你為什麼要這麼早起來釣魚嗎？”龐恭知道這小姑娘性子強，便拍着她的肩膀，問道。

“王叶姐姐这几天又鬧胃病了。”小雪花像是大人一样地嘆了一口氣道，“要是在咱們薈市，五月天，青菜早就上市了吧？可是這兒，都到五月了，青草才發綠，連采一點野菜也沒有。我是給王叶姐姐釣魚呢。你看，鈎子也是我彎成的。昨天晚上，要不是葛麗鳳姐姐跟刘柱在這兒散步，打攪了人家，人家能釣四條大的；結果才釣了三條，還有幾條小的，那管什麼呀，還不够沾鍋底呢。這兒魚真多，老头魚、麥穗魚、鯽瓜子、黃瓜魚、小泥鰍，什麼都有。可是它們淨白吃我的食，我真想跳下去撈它們了。你看，又讓吃光了！”

小雪花提起魚鈎，鈎上果然空了。

然而麗恭並沒有十分注意這個。听了二隊隊長王叶的胃病，他的心倒是开始有些沉重了。他前几天來到二隊檢查播種的時候，就看見王叶的臉色奇怪地蒼白着，他就怀疑过她是不是有病。王叶躲着他，他却追着問她；王叶笑着跑向播種機去了，說：“看，好好的人，不知怎麼回事兒，主席一來就咒咱們！”結果，她比誰干的都歡。不料，現在他聽見小雪花暴露了王叶的消息，他的心跳了一下。他鎮靜地扯過魚弦來，笑着說：

“我看看吧。唉，原來你这魚鈎沒有倒刺呀，同時，也沒有把它窩得更彎。我來帮你彎彎吧，”麗恭把它放在牙齒上，歪着嘴巴，咬着，一邊問：

“什麼？你王叶姐姐得了胃病啦？”

“她的胃常痛，可是誰也不知道。她每天都到荒地上去呢。”